

论诗短札

胡 風 等 著



4

中国书店



论诗短札

胡 風 等 著



4

中国书店





22

22

1011

目次

I

論詩短札·····	胡風（八）
新詩和舊詩·····	柳亞子（一六）
戰鬥者的詩人·····	黃藥眠（一八）
詩歌風景線·····	黃繩（二七）

其六 關於「小紅痣」及其他

其七 從詩歌的音節說起

其八 結晶體與肥皂泡

詩歌散論

林煥平（五七）

『詩與自然』論爭清算

慕儒（八九）

II

哥薩克父子的戰鬥

楊剛（一二六）

風雪中的鳥

周鋼鳴（一三八）

鈴鼓及其他

袁水拍（一五〇）

給湘北前線的一個女隊員

徐歌（一五七）

III

讀『草原牧歌』

若鵬（一六六）

『詩歌朗誦手冊』

徐歌（一八九）

||| 詩 論 |||

胡 風：

論詩短扎

柳亞子：

新詩與舊詩

黃藥眠：

戰鬥者的詩人

黃 繩：

詩與風景線

林煥平：

詩歌散論

慕 儒：

詩與自然論爭清算

論詩短札

胡風

××先生：

由××先生轉來的您底詩稿，剛才像在傾聽一位友人誠懇而又素樸地吐露心曲的情緒里面讀過了。

首先讓我不客氣地說罷，艾青對於你的影響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的。甚至有兩三首底主題都是來自艾青那裏。當然，你在這些主題裏面所歌唱的是你自己的真實情感，因而也就現出了差異，但從豐富的時代精神的內容看來，這終是同型的性格，而且這差異是多麼容易使人區別啊。

我們要接受前人底影響，但那只應是養料之一，和其他的養料一同，使我們底決不會和別人完全相同的體質得到特有的發育。被壓在某一影響裏面而不能掙扎出來，那結果就會使

我們對於這人生的感應漸漸凝滯了。

但我要說，你將開始使你特有的東西發育起來的。先就語言說罷，你開始達到一種你特有的素樸，素樸到帶着一種近於甯靜的光，這就是和艾青有別的。

這個分手的端緒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依我看，恐怕不外如此。在艾青那裏，他始終抱着一種激情，用這激情去迫近人生，不論他底激情脫不了知識份子的傷感（這在他的若干短詩和兩首長詩「向太陽」「火把」裏面表現得最明顯），也不論他底激情到不得不隱伏的時候就更顯出焦燥的紋路（如像他底對於自然或動物的歌唱），但這激情却正是他的生命。但在你這方面，你底精神狀態不是有一種激情作核心的。你否定黑暗和污穢，你追求光明和未來，但却是出自雖然直誠然而靜靜祈願的心境。當然，我不是沒有看到你時時向激情突進，但那是由於理智底逼迫，並不是從你裏面發出的。例如，「我的憤恨像火一樣在燃燒」「火已在我的心中燃燒」，就不過是沒有通過感覺或情愫的，前後不接的孤零零的一串黑字。

不得不分手的端緒就在這里。

要舉例子，頂好是用對同一對象的你們底歌聲來比較。或者寫出了完全不同的東西，像和他底「火把」相對的你的「火把」，和他底「向太陽」相對的你底「迎接太陽」。看「迎接太陽」底後半罷：

「上來吧

太陽！」

我在祈禱着

黃色的銅鏡掛起了

黃色的銅鏡掛起了

霧退却了

霧稀薄了

霧消滅了

迎接太陽了。迎接了

太陽的強烈的光

我和原野，和一

原野上的一切生物，村莊……

和「向太陽」底激情的世界相比，你底世界多麼甯靜。或者得到了破裂的失敗，像和他底「蘆笛」相對的你底「我的蘆笛在那裏」，這裏面你追求激情，但你底激情的字句都現着灰白。

你不能拿出你所沒有的東西。

但你又不甘心，因而忽然跳出一句或嵌進一節，或者最後突然來一個大的旋轉。請讓我

用「櫻梔」全首作說明罷：

嚶，嚶，櫻梔又在

搖着巨掌的葉子

像人樣在笑了。

櫻栢高高地

立在門外的園裏。

是真的，像人，像老人

他看着我們這些孩子

生活在這裏

吃着白菜，糙米飯

快樂地在工作。

這屋子是新建起來的

用木做骨架，用竹編牆

坊上泥，上面蓋着茅草

陽光可以從窗口晒進來

窗外園子的泥土的氣息

可以從窗口流進來

而那些遠山

靛青地，也可以從窗口望得見。

該是幸福了吧

在這樣苦難的時期中。

但我們並不滿意

我們在尋求更好更幸福的生活

爲所有的人和我們自己！

到第四節爲止，這是一個摸得着感得到的精神境界，一種愛生活愛得達到了甯靜，信

仰生活信仰得達到了寧靜的精神境界。但那後兩節，溫溫流動情懷就被冷淡的理念代替了，讀者馬上失去了作者。我並不是說這兩節是由於不誠實的做作，不的，在創作對象底理念上也就是作者底生活欲求上，這當然是可能的，甚至應有的思想結論，我所要說的是，這思想結論並沒有在作者底胸脯裏面化成熱情，至少至少是在表現過程上你沒有發現使我們感受得到這熱情的言語。「城中」也就是這樣地被最後一句破壞了的。

應該怎樣看你底精神狀態呢？從好的結果說，這樣愛生活，信仰生活的寧靜，也可以得到一種藝術境界。有些美學者所津津樂道的「靜穆」就是的，但如果弄得不好，就要達到所謂「萬物靜觀皆自得」，也就是「旁觀」。例如「夢」這一首，對於那個饑餓而改嫁了，歸省時她自己的孩子竟把她當作生客的寡嫂，詩人就祇是站在旁邊靜看，並沒有能够把她底心情變做自己底心情，雖然也寫了「痛苦在嚙着她的心」一類的句子。

但時代却正是一個激情的時代，大概終你我底一生都不得在沖激裏面度過，給人一種寧靜恐怕不會被當作什麼貴重的禮品罷。用實例說，即使是飽嘗世變的鎮定的讀者，也寧願接受使自己顫抖得幾乎完全和對象離開了的艾青底激情的「火把」，而不願接受把自己的情懷完

全壓進了對象的你底甯靜「火把」的，那些熱情泛濫的青年男女就更不用說了。就是作者自己，首先就忍耐不住，常常在你所有的甯靜里面夾進非你所有的激情的字句，或者把你所追求而還不能爲你所有的激情人工地接合着你底甯靜。這正是時代啊。

所以，如果有「靜穆」，也當是過去的美學家們所說的不同東西，如果「浮燥凌厲」是對於詩人底鬥爭精神的嘲笑，那我們底詩就應該把這嘲笑的石頭扛着走去的。

原諒我不能說出你應該發展的方向，這並不是什麼「題材」或「技巧」的問題，而要關係到產生詩的道路的人生的道路。在現在說，是你底精神狀態，在將來說，是你底生活方法和生活目標。

原諒我沒有說出對於每一首的感想，這原是「靈魂的冒險」的第一次嘗試，對於你能不能有一點參考的作用，是不敢斷定的。

但讀過了你底作品我能够相信，你決不會由藝術成就上的焦燥而放鬆了在人生道路上的探求。我以爲，而這正是能達到藝術成就的，最原始的依據。

祝你努力。

胡風 一九四一·九月二日夜於桂林之聽詩齋。

新詩和舊詩

柳亞子

我是喜歡寫舊詩的人，不過我敢大胆地肯定說道：再過五十年，是不見得會有人再寫舊詩的了。

平仄是舊詩的生命線，但依據語文學上的趨勢看起來，平仄是非廢不可的。那末五十年以後，平仄已經沒有人懂，難道會再有人來寫舊詩嗎？

也許有人要問，既然如此，為什麼現在有幾位新文學的作家，也喜歡寫舊詩呢？我以為，這不過是畸形的現狀吧了。雖然他們寫得很好，言之有物和清新有味的地方，可以超過舊詩的專家。不過，對於舊詩，只是一種迴光反照，是並不能夠延長它底生命的。

也許還有人要問，那末你為什麼還是喜歡寫舊詩呢？我以為，這是癖好的問題，也可以說是惰性的問題。我從前打過譬喻，認為中國的舊文學，可以比它做鴉片煙，一上了癮，便